

• • •

Leave your dreams
outside the island

李米苏
—著—

把梦留在岛外

走进了“时光隧道”，遇见了你，
你的魔幻，我的迷离；
因为遇见了你，不再那么迷茫……



当代世界出版社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

柳叶刀缘起

林新宏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柳叶刀缘起 / 林新宏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360-8193-2

I. ①柳…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8091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李道学 黄玉雯

技术编辑：薛伟民 林佳莹

封面设计：海 天

书 名 柳叶刀缘起

LIUYEDAO YUANQ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永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广州市天河棠东横岭三路11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6.25

字 数 220,000 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 - 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n.com.cn>

作者简介

林新宏者，兴宁人也。生贫寒农家，居粤东故里。躬耕织竹，聊为生计。无丰足衣食，有冻馁忧患。承严父慈母教诲，受民风家训熏陶，识读书明理，乃人生要义。无宽裕银粮致送束脩，惟昼耕夜织勉力求学。十年寒窗，学业未竟。文革之乱，不期而来。天地混沌，日月昏蒙。毕业之日，失业之时。叹无学可升，喜有农可务。承乡村领导青睐之幸，担赤脚医生首任之责。乡医半年，时逢点兵，欣然应召，身着戎装，圆梦军营。始操步枪，继扛机枪，再挎药包，嗣伴歧黄。日往月来，时移世易。学府复开，应考得第。得获深造机会，入读军医大学。适斯时也，乃华彩之年。不悔衣带宽，只愁学不专；不惧人憔悴，只怕技不精。经年苦读，苍天不负，留校任职，斯愿可期。凡半生从军从医从教，无有懈怠，未曾停歇，总在路上。数十载勤述勤作勤研，既为职守，亦为稻粱，得成习惯。亦谋求立德立功立言，以谢慈恩，以报家国，以慰平生。此之德也，非圣贤之德，乃平民之德，立业之德，载物之德。人皆可以为尧舜，心诚则可以立德。此之功也，非不世之功，乃薄绩之功，小我之功，应时之功。尽一己微薄之心力，获三等军功章两枚。此之言也，非名家之言，乃拙笔之言，一家之言，卑位之言。不揣人微言轻之鄙薄，发杂文评说于报端。不畏浮云遮望眼，只因未敢忘忧国。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忝教授之列，履主任之职。退职之余，小有闲暇，不轰笔耕，遂成小说。蒙编审先生之错爱，费指点迷津之劳神。批阅数载，删修无数。丁酉之春，终于付梓。心血小成正果，不胜荣幸之至。庸庸繁辞，寥寥数语；惶惶之余，聊为简介。

未曾相识燕飞来（代序）

“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为我们编辑医学教育文稿的林新宏教授的《柳叶刀缘起》尚待付梓，就有幸先睹为快。虽然只是走马观花，匆匆浏览，却也兴趣盎然，印象深刻，颇有耳目一新、清风扑面之感，从而不再感叹“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油然而生的是“旧花且为新花谢，未曾相识燕飞来”的惊奇和欣慰。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林新宏是难得见到的一位医学教授中的作家，作家中的医学教授。他写起有关医学题材的作品来，驾轻就熟。在他的笔下，每一台手术，每一则治疗，每一次病人与医生之间的互动和碰撞，都被刻画得细致入微，准确精到，别具一格，体现了专业化与大众化、个性化与一般化、抽象化与形象化的统一，充分地融汇了政治、历史、社会的文化素养。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年轻一代应当知道一点曾经出现过的有关词语的内涵，如“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知青的苦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心酸”等等。《柳叶刀缘起》中描述的那些事、那些人，记载了从冷酷苦涩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春风温暖的“改革开放”的进程，反映了我国的一段生动曲折的历史事实。对于这段史实，过来人尚须重温，后来人亦须解读。“有磨皆好事，无曲不文星”。回顾以往，道路坎坷；放眼未来，前途光明。“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抚今追昔，更加懂得改革开放以来的蓬勃气象与太平盛世来之不易，值得我们倍加珍惜。

“山之妙在峰回路转，水之妙在风起波生。”《柳叶刀缘起》的故事发生在身边，凸显于眼前，波澜起伏，叠嶂层出，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尽管时空不同，事过境迁，仍然感同身受，难以忘怀。拿起小说，犹如置身其中，亲临其境，读来爱不释手，欲罢不能。小说读罢，思绪延伸，应约之序，遂呼之欲出，水到渠成。

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
南方医科大学教授
钟世镇

2017年春于广州

柳叶刀缘记

成一
在
度向白云国际机场。一架飞往成都的波音757大型客机腾空而起。云层之上，晴空万里，艳阳高照。蔚蓝天幕下的白云，像柳絮，像轻纱，飞簇成汽地身边飞舞翻飞。脚下逶迤的群山像一群巨兽缓之蠕动，又像黛青色的锦缎在微风中翩之起舞。如此秀美的景观，方云渊无心欣赏。他的心早已飞向震川，飞向云香馆。那是他的第二故乡。那里有他三十年无法解开的情结，三十年未曾履行的约定。

作为客座教授，他在岭南医科大学为期三个月的工作已经结束，就要回美国去了。他是美国新墨西哥州大学医学院的颅脑外科专家。震川大地震震撼了世界，也震撼了他的心灵，长期以来耕耘于胸的那个震川情结一夜之间被注入巨大的能量，瞬膨胀开来。他强烈要求参加抗震救灾医疗队。

方云渊的要求未获批准。抗震救灾前线固然亟需颅脑外科医生，但他年近花甲，体力有限，不宜像年轻人一样到救灾一线摸爬滚打。他据理力争，唇枪舌剑，打了一架。

着两天早晨，方云渊领着两个新收的弟子在学馆操场练太极拳，偶遇岭南医科学大学体育学院的梁副院長。梁副院長从部队毕业，侦察兵出身，善擒拿格斗，也是太极爱好者。梁副院長加入了方云渊他们练拳的行列，引来几个晨练的旁观者。他们早就听说有个美国来的客座教授是太极高手，也知道体育学院的梁副院長精通几般武艺，于是有人鼓噪起哄，一位太极高手，一位擒拿专家，难得碰到一起，何不就此时练一番，让我们一饱眼福？众人纷纷响应，掌声响成一片。方云渊自然不会善应，倒是他的两个弟子，经不起众人鼓噪，竟然按捺不住，分别与梁副院長比试起来。方云渊看到，当自己的两个弟子与梁副院長用太极拳对准时，还能应付十来个回合，一旦梁副院長在不经意中用起了擒拿术，两个弟子便很快败下阵来。人群中响起一片喝彩之声。方云渊微微一笑，对两个弟子说，好好向梁副院長学习啊，便欲带两个弟子离去，众人那里肯依，纷纷要求，方教授，你就跟梁副院長表演一番吧，也

让我们开开眼界饱饱眼福啊。方云渊连之说，下次，下次吧。人群中忽然响起一句话，虞倾老矣，尚能饭否？众人回头一看，却是向校长心和。方云渊与向校长是老朋友了，但是一时也摸不透他这句话的用意，是规劝，是鼓励，还是激将？但他想起向校长在昨天的校办公会上猛烈反对他去闻川，忽然灵机一动，说，好你个向心和，在激我啊？也罢，今天老虞倾就豁出去一回，与梁副院长比磋比试一番，但是向校长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如果我赢了，你得想办法让我去闻川。向心和怒，你一个书生，且年事已高，如何能赢得这位风舞正茂的武术明星，羞死他何妨？于是说，好啊，我羞死你，但是你也必须依我一条，如果你输了，老之安之当你的唇膏救援，死了去闻川的心。方云渊说，一言为定。

不出向心和所料，年近六旬的方云渊面对三十多岁的梁副院长，果然露出体力上的差距。十几个回合下来，方云渊已微之气喘，梁副院长仍丝脸不变色心不跳。然而，方云渊毕竟老

当盖住，而且他的太极拳功夫炉火纯青。又过了十来个回合，梁副院长不但看不到便宜，而且明显地感觉到方云潇身体的灵巧和步法的稳健。太极拳中本来讲究以柔克刚和得脚解身，方云潇深得其中三昧，梁副院长好不容易碰触到他的身体，却似乎在棉花球上使不上劲，或者如碰上充足气的橡皮球被强力地反弹回来；而方云潇的手接触碰到自己时，却是那样的深沉有力，而且气顺得恰到好处，像有一个巨大的异性磁场吸附在身上，完全没有碰撞破的感觉。眼下梁副院长还不如于皓里不同，但相持下去必定凶多吉少，太极拳的要义就是能屈能伸。想到这里，梁副院长不禁焦躁起来，不由自主地在太极拳中加上了擒拿格斗的招数。方云潇心中窃喜。他知道，如果双方均以刚性致于尚、柔性显于形的太极拳数博弈，往之一时唯我漏洞；如果一方掺杂其他招式，则容易自乱阵脚，露出破绽。果然，梁副院长的出手已不像先前那样游刃有余，心神和章法都出现了乱象。当然梁副院长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

题 记

缘起者，乃缘由和生起之意也。万事万物，皆依缘而起。真理觉悟大师释迦牟尼认为，但凡生命，决非无因，亦非创于真主和上帝，而是由诸缘而生，亦由诸缘而息。芸芸众生若能参透缘起，则可离苦得乐——离生死轮回之苦，得解脱涅槃之乐。释尊之说，看似浅显明了，语境清晰，实则博大精深，意蕴无穷。参透缘起，谈何容易？一柄柳叶刀，成色堪足，斤两无多，刀尖之下却风云际会，气象万千，涵死生病痛，伴苦辣酸甜；载七情六欲，承喜怒哀乐。个中缘起，纵然柳叶刀主人，亦难参透。然而缘起总在身旁，世人皆无可遁，故读者诸君雅赏《柳叶刀缘起》之余，不妨闲悟一番。若能就此领略普天下缘起缘灭之三昧，观人世间是非曲直之一般，纵然不能离苦得乐，亦该胸怀惬意，腹生气华矣，在下亦当受宠若惊，额手称谢焉。

内容提要

方济时出身于医学世家，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深厚的功底，高超的技术加上坦荡正直的为人之道、处世准则，使他成为一名成熟稳重的外科大夫，唐州地区遐迩闻名、尽人皆知的“方一刀”。然而，方济时生活在特殊历史之中。在那个年代，他因为响应号召提意见的一首打油诗而成为右派。这个紧箍咒伴随他一生，时时被人咒念，至死未休。他奋力抗争，无济于事，唯有凭自己手中那把出神入化的柳叶刀治病救人维持生存，赢得尊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方济时是名医，周围有许多病人，有平民百姓，有政府官员，有老弱妇孺，其中不乏美女少妇，各行各业，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无所不包。他有许多拥趸，有那个时代的“粉丝”。方济时虽是名医，医术精湛，有菩萨之心，但是也食人间烟火，也有七情六欲，他与各种各样的病人之间，演绎出许许多多的动人故事，甚至与退守台湾后留在大陆的国军军官的姨太太，也有一串情不自禁、无可遁逃的风流佳话。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方济时是右派医生，必须时时接受监管，处处约束自己，事事想着改造。只能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几十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然而，还是那神奇的柳叶刀，让他常常赢得主动，总是化险为夷。官员压制他，却不能不找他看病；领导批评他，却不能不重用他；上司为难他，却不能不请教他；同事妒忌他，却不能不佩服他；造反派批斗他，但转瞬间造反派头头又点名要他做救命手术。他的门诊从来一号难求。最后官员成为他的朋友，批斗他的人成为他的知己，甚至中央高层派来调查他了解他的人，也成为他的知心病人和暗中的保护者。

方济时时时刻处在矛盾之中。他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好医生，医德医风堪称楷模，从来不认为要接受什么思想改造，但是他又不能不在全县右派分子的改造大会上作思想改造的讲演报告，并且违心地成为右派分子中思想改造的先进典型。他痛苦于自己人格的扭曲，品性的异化，唯有让自己埋头和沉醉于奇妙的医学之中，治

病救人，用手术后病人的起死回生走上康复的成效来充实、平衡和抚慰自己的心灵。

方济时在夹缝中生存，在漩涡中搏击，在逆境中抗争，在重压下反弹，靠着手中的柳叶刀，与社会的各色人等演绎着一出出跌宕起伏、丰富多彩、惊险曲折乃至令人诧异莫名的人间悲喜剧。

方济时的儿子方云渊，聪明好学，志存高远，但是右派的家庭出身使他一生下来就遭人歧视，倍受欺凌，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小学和中学，少先队、共青团、红卫兵组织，他都没有资格参加，甚至连学习成绩好也是一种罪过；参军入伍，选调飞行学员，身体完全合格，政审却无法过关。下乡插队，人家一个劳动日记十个工分，他却只能记七个工分；他可以用父亲传授和自学的医学知识临危受命救病人于危殆，阻时疫于滥觞，却没有资格参加赤脚医生培训班。他跟女友本来真诚地相爱，却无法成为眷属走进婚姻的殿堂。周围的知青可以凭各种关系回城，他却必须长期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然而在种种的挫折和坎坷面前，方云渊秉承着父亲遗传给他的先天禀赋和教育熏陶而形成的坚韧品格，凭着他的执着与坚持，用自己的智慧与学问，在桃花溪大队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与此同时，他与桃花溪大队的男女知青之间、贫下中农之间、政府官员之间，与美国的同事、友人和导师之间，也演绎出许多曲折动人的故事。方云渊在这些故事中成长并逐步走向成功，成为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医学院知名的颅脑外科专家。

唐州与闻川大地震，时间上相隔三十二年，地域上相距数千里，一个近东北，一个在西南，但是通过方济时、方云渊父子的故事，两地却有机地联系起来了，这本身就是一种神奇，一种缘分，一种造化。其中的许多故事，读来令人感慨唏嘘，潸然泪下。

当下尚有一些人不知道反右的历史，不知道“文革”的缘由，不知道知青的苦楚，不知道20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这些渐行渐远的特殊岁月的历史，读一读这部小说可以略知一二。当然，读它一定比读历史书要轻松得多，休闲得多，形象得多，生动得多，当然也有趣得多。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一架飞往成都的波音757大型客机腾空而起。云层之上，晴空万里，艳阳高照。蔚蓝天幕下的白云，像柳絮，像轻纱，成簇成片地在身边飞舞翻腾。脚下逶迤的群山像一群群巨兽在缓缓蠕动，又像黛青色的巨幅锦缎在微风中翩翩起舞。如此秀美奇伟的景观，方云渊却无意欣赏。他的心早已飞向闻川，飞向云秀镇——那是他的第二故乡，那里有他三十年无法解开的情结、三十年未曾履行的约定。

作为客座教授，他在岭南医科大学为期三个月的工作已经结束，就要回美国去了。他是美国新墨西哥州大学医学院的颅脑外科专家。闻川大地震震撼了世界，也震撼了他的心灵，长久以来积聚于胸的那个闻川情结一夜之间被注入巨大的能量，瞬间膨胀开来。他强烈要求参加抗震救灾医疗队。

方云渊的要求未获批准。抗震救灾前线固然亟须颅脑外科医生，但他年近六十，体力有限，不宜像年轻人那样到救灾一线摸爬滚打。他据理力争，居然跟人打了一架。

前两天早晨，方云渊领着两个新收的弟子在学校操场上打太极拳，偶遇岭南医科大学体育学院的梁副院长。梁副院长从部队转业，侦察兵出身，喜擒拿格斗，也是太极爱好者。梁副院长加入了方云渊他们练拳的行列，引来几个晨练的旁观者。他们早就听说有个美国来的客座教授是太极高手，也知道体育学院的梁副院长懂得几般武艺，于是有人鼓噪起哄，一位太极高手，一位擒拿专家，难得碰在一起，何不对练一番，让我们一饱眼福？众人纷纷响应，掌声一片。方云渊自然不会答应。倒是他的两个弟子，经不起众人的鼓噪，按捺不住，分别与梁副院长比试起来。方云渊看到，当自己的两个弟子与梁副院长用太极拳对垒时，还能应付十几个回合，一旦梁副院长在不经意中用起了擒拿术，两个弟子便败下阵来。人群中响起一片喝彩之声。方云渊微微一笑，对两个弟子说，好好向梁副院长学习啊，便欲带两个弟子离去。众人哪里肯依，纷纷要求，方教授，你就跟梁院长表演一番吧，让我们开开眼界饱饱眼福啊。方云渊连连说，下次，下次吧。人群中忽然响起一句话，廉颇

老矣，尚能饭否？众人回头看时，却是校长向心和。方云渊与向校长虽然是老朋友了，但一时也摸不透他这句话的用意，是规劝，是鼓励，还是激将？但他想起向校长在昨天的校办公会上强烈反对他去闻川，忽然灵机一动，说，好你一个向心和，在激我啊。好吧，今天老廉颇就豁出去一回，与梁副院长切磋比试一番，但是向校长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如果我赢了，你得想办法让我去闻川。向心和想，你一介书生，年事已高，如何能赢得这位风华正茂的武术明星，答应他何妨？于是说，好啊，我答应你，但是你也必须依我一条，如果你输了，死了去闻川的心，老老实实当好你的客座教授。方云渊说，一言为定。

不出向心和所料，年近六十的方云渊面对三十多岁的梁副院长，果然显出体力上的差距。十几个回合下来，方云渊已微微气喘，梁副院长仍然脸不变色心不跳。然而，方云渊毕竟老当益壮，而且他的太极功夫炉火纯青。又过了十几个回合，梁副院长不但占不到便宜，而且明显地感受到方云渊身体的灵巧和步法的稳健。太极拳对弈中本来就讲究以柔克刚和腾挪躲闪，方云渊深得其中三昧，梁副院长好不容易触碰到他的身体，或者如打在棉花球上使不上劲，或者如碰上充足气体的橡皮球被有力地反弹回来；而方云渊的手接触到自己时，梁院长却感到那样的深沉有力，而且气势顺得恰到好处，像有一个巨大的异性磁场吸附在身上，完全没有硬碰硬的感觉。眼下梁副院长还不至于明显下风，但相持下去必定凶多吉少，太极拳的本要义就是能忍能熬能持。想到这里，梁副院长不禁焦躁起来，不由自主地在太极往来中加上了擒拿格斗的招数。方云渊心中窃喜。他知道，如果双方均以刚性敛于内、柔性显于形的太极招数博弈，往往一时难找漏洞；如果一方掺杂其他招式，则容易自乱阵脚，露出破绽。果然梁副院长的出手已不像先前那样有条不紊，心神和章法都出现了乱象。当然梁副院长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主动地频频出手，速度越来越快。方云渊知道时机尚未成熟，也就没急着主动出击，不慌不忙地用太极特有的化劲上下腾挪，左推右挡，见招拆招。方云渊此时看似被动防御，实际上已经达到了那种无招胜有招的境界。晨练的人一个个目瞪口呆，大气不出，人群中没有喝彩，没有掌声，空气凝固了一般。酣斗之中，梁副院长忽然身体腾空，飞起一脚，对准方云渊当胸劈来，这是梁副院长擒拿术中屡试不爽的螳螂腿，雷霆万钧，快如闪电。人群中“啊哟”一声，眼看方云渊就要被劈倒在地。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方云渊双腿稳如树桩，上身向后一倾，双手托住梁院长腾空而来的身体顺势轻轻一送。这一送虽然力量不大，但由于是顺着来势，便有四两拨千斤之效，梁副院长的身体横着向前飞去。梁副院长对方云渊的这一手居然也有防备，在身体飞腾中从背后用右手抓住方云渊的右手，意欲用对方身体的重量稳住自己，再落地生根展开

下一个回合。这是擒拿术中与螳螂腿配合使用的鹰爪手，这一手可以帮助擒拿者万一在螳螂腿失效时摆脱危机，反客为主，立于不败之地。这一招虽然出方云渊意料，但他那无招胜有招的境界使他在迅雷不及掩耳之中反应过来，举起左手掌对准梁副院长右手的合谷部位轻轻一劈，梁院长右手一阵酸麻，握紧的右手便不由自主地松脱开来，方云渊再用腾出的右手轻轻一送。所有这些动作都在瞬间发生，观众无法看清一招一式，只见梁院长的身体被方云渊送出数米开外，跌落尘埃。

人群中先是一阵沉默，接着是一片掌声、欢呼声和喝彩声。

向心和校长不食前言，帮助方云渊办妥了挺进闻川的一切手续。

2

飞机上冷气开得很大，凉意阵阵袭来，方云渊打了个喷嚏。同行的博士生辛小祈从空姐处要来一张薄毯，轻轻地披在方云渊身上。辛小祈这两个月跟着方云渊做课题，方云渊对她印象很好，觉得这孩子聪明伶俐，勤奋好学，还特别善解人意。她每天上午总是提前半个小时来到实验室，将有关的实验药品、器材准备好；方云渊来到办公室，一杯热茶已摆在桌上。她知道方云渊有喝咖啡的习惯后，特地为他买来一整套煮咖啡的袖珍用具。在公开场合，辛小祈称方云渊为方老师、方教授；只有他俩在一起时，辛小祈偶然也喊他方叔叔，让方云渊很受用，感到特别亲切。他很喜欢这个素质全面的女博士。他甚至觉得冥冥之中他和她之间仿佛有某种特殊的缘分，以至于他对她有着一种长者关爱晚辈的愿望和冲动。眼下他能做的就是尽快为她在美国申请博士后工作基金，带着她继续做颅脑外科课题。他相信辛小祈能成为一位优秀的颅脑外科专家。想到这里，方云渊禁不住多看了她几眼。辛小祈莞尔一笑，樱桃嘴两侧露出两个甜甜的酒窝。这迷人的酒窝让方云渊心头一亮，觉得她很像他记忆中的一个人，到底像谁，一时又想不起来。

傍晚时分，飞机降落在成都双流机场。空姐拦着其他乘客，引导方云渊第一个步出机舱。停机坪上一幅大红巨匾映入眼帘——热烈欢迎方云渊教授莅临震区指导医疗救护工作。横匾后面是几十人的欢迎队伍。方云渊皱着眉头走下舷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片掌声已在耳边响起，两位少女趋前献花，紧接着一群人围拢上

来，首当其冲的是十几个扛着照相机、摄像机和手握无线话筒的记者。一阵炫目的镁光和聒噪的“咔嚓”之声之后，便是记者们狂轰滥炸式的提问。

方云渊很不习惯甚至讨厌这样的欢迎仪式。抗震救灾的紧急关头，搞这样的仪式，即使不是形式主义，也有作秀之嫌。

方云渊心不在焉地应付着记者的提问。机灵的辛小祈领来了一位陆航团的中校军官，引导方云渊走向一辆军用吉普车。方云渊二人被接到凤凰山，搭乘直升机直飞震中闻川，与先期到达的岭南医科大学医疗队会合。

岭南医科大学的医疗帐篷搭建在离闻川震中不远的一块盆地上。进入帐篷，方云渊顾不上歇口气，立即查看伤员。这些伤员来自地震现场，只经过简单的应急处理，收进帐篷以后，大部分必须重新进行清创、止血、包扎、固定和分类，轻者在帐篷“医院”就地处理，重者后送到成都、重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治疗。方云渊随医疗队员察看了几十个伤员，对其中十几名伤势较重的颅脑伤员进行减压和特殊包扎，挂上输液袋，连夜用直升机后送成都紧急手术。

处理完这一切，已近凌晨四点。辛小祈星夜赶往县城，去找她父母亲。方云渊这才知道，原来她就是闻川人。早知如此，就不该让辛小祈跟着自己处理伤员，想想她心里该有多急啊。这孩子，为什么不早说啊。

方云渊在帐篷里的帆布椅上躺了一会，五点多起来，吃了瓶八宝粥，与其他医疗队员一起去搜救幸存者，也想去寻找一直想见的那个人。

方云渊经历过唐州地震，对地震后的惨烈景象记忆犹新，但是当夜幕过后他走出帐篷时，还是被眼前的惨景惊呆了：房倒屋塌，路道断裂，山体残缺，江河断流。大片大片的废墟下面，埋藏着无数曾经鲜活的生命。道路旁，废墟旁，一具具裹着塑料布的遗体来不及运走，散发出阵阵恶臭。在北秀中学的废墟中，方云渊亲眼看到一个穿着粉红色连衣裙的女学生，左腿已经迈出，头和上身露在外面，倒塌的楼板压住了她的背脊，右腿埋在废墟里，身旁散落着课本和书包。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未曾开启便已凋谢。这是方云渊看到的大自然摧残生命蹂躏心灵的最惨烈最真切最令人惊心动魄的画面。

方云渊随着医疗队一边搜寻一边处理伤员，终于来到云秀镇桃花溪村，当年的桃花溪大队，方云渊三十多年前插队的地方。整个村子面目全非，几百户人家的房屋大部分倒塌，难觅当年的轮廓。只有南边三面坡上的一排平房，引起了方云渊的注意。这是当年他们十几个知青集体户的住处，房屋虽然低矮土著，但是全部用山石砌垒而成。经历了这次地震，这些平房居然完好无损，眼下是一个医疗小队的临时驻地。

这些熟悉的平房，像鼠标点击了大脑深处尘封的内存，曾经封存的文件被一个一个地检索出来，摊开在桌面上。

3

首先检索出来的，是父亲方济时手中的那把柳叶刀。从记事时候起，方云渊就知道，父亲是唐州仁济医院的外科医生，是遐迩闻名的“仁济方一刀”。在父亲那把神奇的柳叶刀下，流淌出许多治病救人的动人故事，也凝聚着他一生的苦涩和坎坷。而所有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几句打油诗。

当时方济时应邀到市郊的一个县医院会诊，病人是一位阑尾炎并发腹膜炎的少女。方济时赶到时，病人败血症发作，抢救不及，花季少女死于非命。如果病人能及时就医住院做个小手术，根本不会死，只因交不起住院费，只好花几毛钱去找神婆，求来一碗圣水，几张神符，祈祷保佑，直至并发腹膜炎昏倒在地才不得不送县医院抢救，然而已回天无力。与此同时，方济时却看到一些领导干部住豪华病房，吃高档药品，对比非常鲜明，于是有感而发写了一组名为《同病不同命》的打油诗：

以往受苦人，今日复清贫。害病无钱治，彷徨去问神。
神明未显灵，魔患已侵身。小病犹夺命，可悲复可怜。
同为患病人，出入不同门。同病不同命，宛如泾渭分。
只缘爵在身，住院贵为宾。参茸当药引，能不长精神？

本是自娱自乐的一组打油诗，被好事的记者朋友发现后配了幅漫画，加了点说明刊登在唐州日报上，反右运动时被人翻了出来，成为方济时不满现实的右派言论。于是，方济时就成了“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中的一类。方云渊也从此被戴上紧箍咒，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入队、入团、参军、考学、招工等政审都不合格。从那以后，方济时处处谨言慎行，小心翼翼，一心一意看好病，开好刀，与世无争，低调做人，医术越来越精，话却越来越少。